

聊斋志异

陈方译注



聊斋志异

陈方

译注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聊斋志异 / 陈方译注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: 广州出版社,
2008.8

(中国古典名著·家庭书柜·第3辑)

ISBN 978-7-80766-002-6

I.聊… II.陈… III.笔记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5148 号

责任编辑 黄文科

封面设计 郭 炜

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

聊斋志异

陈方 译注

出版 / 广东旅游出版社 广州出版社

地址 /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编 / 510600

印刷 / 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08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/ 787 × 1092 1/16

总印张 / 111

总字数 / 3012 千字

书号 / ISBN 978-7-80766-002-6

总定价 / 119.40 元(全六册)

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导读

蒲松龄(1640~1715年),字留仙,山东淄川人。出身于书香门第,至其父亲蒲槃弃儒经商。后家境衰落,生活清寒。他19岁参加科举考试,连中县、府、道的第一,人为秀才。但此后却屡试不第,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,五年后去世。他一生除当过江南宝应知县孙蕙的幕僚外,终身都在本乡设帐授徒。这样使他有大量接触下层民众、读书子弟和乡绅地主,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情感。从20岁开始,他注意收集各类传说故事,据说他在大路边设置烟茗,邀请过客述奇说异,然后加以润饰创作(见邹弢《三借庐笔谈》)。按他自己话说:“才非干宝,雅爱搜神;情类黄州,喜人谈鬼。闻则命笔,遂以成编。久之,四方同人,又以邮简相寄,因而物以好聚,所积益夥”(《聊斋自志》)。经过二十多年苦心勤作,写成《聊斋志异》。

《聊斋志异》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,里面的故事环境基本上发生在冥界仙境,故事人物大多是花妖狐魅。蒲松龄以他超凡的想像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构筑起一个亦真亦幻、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,从社会批判角度观照,这个幽冥世界乃是人间社会的真实投影,它揭示人世辛酸悲凉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偃蹇惨痛的生活经历;从美学理想角度观照,这个幽冥世界乃是人世理想的梦幻体现,它揭示出对人对世善恶的最后清算和对人生憧憬的重新开始。因此,聊斋故事无论在情节曲折和环境奇幻,还是在人物遭遇和场景迷离等角度品赏,都会引发人们强烈的政治义愤、道德感怀和艺术遐想。

聊斋故事集中在几个主要题材上。第一类是揭露题材。首先揭露封建朝政,把持国政的尽是丑物,人越丑官越大,当宰相的“双耳皆背生,鼻三孔”,当大夫的“率狰狞怪异”(《罗刹海市》),权臣贪污舞弊,结党营私,横行霸道(《续黄粱》),连皇帝也只用心于斗蟋蟀(《促织》),似如此君臣朝政焉能不昏暗?其次揭露虎狼吏治,整个统治机器全是虎狼把持,“堂上、堂下,坐者、卧者,皆狼也”。“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,比比也”(《梦狼》)。公堂上毫无公理可言,从冥王到郡司和城隍以至小小的隶役,无不为非作歹,残民以逞(《席方平》),虎狼吏治实际是迫使百姓触刑就犯,强化残暴统治。在这种险恶条件下,豪绅恶霸正好仗势欺人,像金和尚(《金和尚》)、宋御史(《红玉》)、庄公子(《向杲》)之流的行径实在令人发指。蒲松龄这类揭露性铁笔展现出故事深邃的政治含义。

聊斋故事第二类是科举题材。蒲松龄从其切身感受尽情暴露科举制度之可恶和科举士子之可笑。作为封建教化体制,科举不过是一个专门割秀才髀肉的“考

弊司”（《考弊司》），把持科举的所谓“司文郎”考官，尽是“盲于目并鼻盲矣”的目盲鼻塞之辈，从他们眼里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才（《司文郎》）。科场士子则终生沉溺其中，永远处在王子安式的恍惚状态（《王子安》），可怜兮兮，郁郁而终，就连变成亡魂也得去应试（《叶生》），其酸腐庸碌之态实在令人生厌。蒲松龄突发奇想，让老虎把这些社会寄生虫逐个吞噬（《苗生》），可见他对科举厌恶已极。

聊斋故事第三类是婚爱题材，在全书占据重要比例。里面的男女青年都强烈追求自由恋爱，青年女子尤其突出，像鸦头、聂小倩、红玉、黄英等，都积极争取自身的感情幸福。蒲松龄不仅强调他们的性爱追求，而且更强调他们相互拯救的命运结合及其献身精神。像娇娜和孔雪笠，青凤和耿去病，连城和乔生，晚霞和蒋阿端，都是同甘共苦，共抗恶俗。他们不仅是知己，还是知交，蒲松龄强调超越性欲的精神沟通，像娇娜对孔雪笠，连城对乔生，龙女对马骥（《罗刹海市》），即所谓“膩友”、“良友”，“色授魂与”尤胜于“颠倒衣裳”（《娇娜》）。这些都不能不是《红楼梦》男女们的先声。

诚然，蒲松龄决非只是讲个故事娱人耳目，而是想通过故事表述态度和寄寓情怀。所以，他在借鉴史传体叙事的同时，也承袭了史乘的春秋笔法，借“异史氏曰”表达立场。他警告皇帝：“天子一跬步，皆关人命，不可忽也”（《促织》）。指责官场“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。嗜痂之癖，举世一辙”（《罗刹海市》）。提拔女子等同名相：“唐太宗谓魏征更饶妩媚，吾于鸦头亦云”（《鸦头》）。慨叹自己功名不立：“顾茫茫海内，遂使锦绣才人，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。悲夫”（《连城》）！这些评论对理解故事旨义颇具引导性。对于一些带警喻性的寓言故事，像不下苦功学道的劳山道士，披着画皮的美妖，“借人命以神其术”的卜者（《妖术》），蒲松龄都有意味深长的告诫。

《聊斋志异》的艺术技巧达到文言小说的巅峰。首先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，像席方平的倔强正气，婴宁的天真活泼，小翠的机智伶俐，窦氏的善良凄酸等等，无不深叩读者心扉。恰似鲁迅所说：“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，和易可亲，忘为异类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。其次是描写技术，场面如龙窝君检阅各部歌舞（《晚霞》），景物如王子服访寻南山（《婴宁》），人物如成名捉蟋蟀（《促织》）等等，无不佳妙。还有，蒲松龄对古文语汇的娴熟运用每每令人击节不已。

《聊斋志异》在作者生前已有抄本传世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铸雪斋抄本是较早一种，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会校会注会评本，共收491篇。现据此本，参照别本，选出40篇注译。注释重在专名僻词，凡先出者已注，后出者不再注，词义可在译文展示则不注。译文力求把握本意，直译直说，不乱原文辞序，照顾原文整句齐语。

译注者

目 录

聊斋自志 / 6
 劳山道士 / 9
 娇娜 / 15
 妖术 / 23
 叶生 / 27
 青凤 / 32
 画皮 / 39
 婴宁 / 45
 聂小倩 / 56
 阿宝 / 65
 红玉 / 72
 连琐 / 80
 连城 / 87
 罗刹海市 / 94
 公孙九娘 / 105
 促织 / 112
 狐谐 / 119
 续黄粱 / 124
 鸦头 / 133
 伍秋月 / 141
 窦氏 / 147
 云翠仙 / 151
 考弊司 / 158
 向杲 / 163
 山市 / 166

仙人岛 / 168
 小翠 / 178
 金和尚 / 187
 梦狼 / 192
 司文郎 / 197
 于去恶 / 206
 王子安 / 214
 席方平 / 218
 贾奉雉 / 226
 胭脂 / 234
 黄英 / 245
 晚霞 / 253
 王者 / 259
 石清虚 / 263
 苗生 / 268
 王桂庵 / 273



聊斋自志
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《骚》^①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^②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。松，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^③；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^④。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^⑤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^⑥。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益夥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^⑦。遑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。展如之人，得毋向我胡卢^⑧耶？然五父衢头^⑨，或涉滥听；而三生石上^⑩，颇悟前因。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。

松悬弧^⑪时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县^⑫，偏袒入室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，瘠而松生，果符墨志。且也：少羸多病，长命不犹。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。每搔首自念：勿亦面壁人^⑬果是吾前身耶？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^⑭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^⑮。茫茫六道^⑯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？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^⑰，妄续幽冥之录^⑱；浮白载笔^⑲，仅成孤愤之书^⑳。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。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^㉑乎？

康熙己未^㉒春日。

〔注释〕

①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《骚》：三闾氏，指屈原，他曾任楚国三闾大夫官职。《骚》，指屈原所作《离骚》，是屈原遭谗害的忧愤之作。披萝带荔，语出屈原《九歌·山鬼》：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兮带女萝。”描画山鬼的打扮。薜荔和女萝都是山间藤蔓植物。

②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：长爪郎，指唐代诗人李贺，据说他的指爪很长。常骑马觅诗，得句即投囊中，故说“吟而成癖”。牛鬼蛇神，是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语，指喻李诗虚幻怪诞。

③魑魅争光：晋人嵇康灯下弹琴，看见鬼物，即将灯吹灭，说：“吾耻与魑魅争光。”

④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：野马，指空间游气，如野马奔驰。语出《庄子》。罔

两，又作魍魉，义同魍魉。

⑤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：干宝，晋人，著有《搜神记》三十卷。

⑥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：黄州，指宋人苏轼，他曾谪贬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。传说苏轼爱听鬼怪，著有《东坡志林》。

⑦飞头之国：《博物志》、《拾遗记》、《酉阳杂俎》等书载，西域诸国皆有身首分离之事，头夜间飞出，白天飞回。

⑧胡卢：笑状。

⑨五父衢：古衢名。衢，岔道口。

⑩三生石：《甘泽谣》载，唐人李源与和尚圆观友善，圆观自知后世转生为牧童，约好与李源十二年后再见，后李源果见牧童在歌“三生石上旧精魂”。一般以三生石泛指前世因缘。

⑪悬弧：古礼，生下男孩，即在门左悬挂一弓（弧），以示男儿习武。

⑫瞿昙：本是佛祖的姓，又指佛，后泛指僧。

⑬面壁人：原指禅宗始祖达摩，他面壁（对墙打坐）九年成道。后泛指和尚。

⑭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：佛教说法。漏，烦恼。根，人的根性。因，所为。果，所受。有所为即有所受，为因果报应。人天之果，或转生人世，或上升天界。

⑮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（hùn）之花：语出《梁书·范缜传》，范缜主张无神，不信因果，说：“人之生譬如一树花，同发一枝，俱开一蒂，随风而堕，自有指帘幌坠于茵席之上，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。”花落何处纯是偶然。

⑯六道：佛教语，指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（以上三善道），地狱道、饿鬼道、畜生道（以上三恶道），人在六道轮回转世。

⑰集腋为裘：《慎子》有“狐白之裘，非一腋之皮也”之句，集众狐腋之皮毛以成裘。

⑱幽冥之录：南朝宋刘义庆著有志怪集《幽冥录》。

⑲浮白载笔：浮白，喝酒。载笔，操笔。

⑳孤愤之书：战国韩非遭人忌害，著成《孤愤》一文，为《韩非子》中一篇。

㉑青林黑塞间：指阴间鬼域。唐杜甫《梦李白》诗：“魂来枫林青，魂返关塞黑。”

㉒康熙己未：清康熙十八年，即公元1679年。

〔译文〕

披薜荔带女萝，三闾大夫屈原感奋创作《离骚》；牛鬼蛇神虚幻荒诞，长爪郎李贺唱吟歌诗成癖。我是发自自然的声响，也没选择最美妙的声音，这是有来由的啊。我

蒲松龄，只是非常微弱的萤火之光，不足以跟鬼魅争光；飘浮像空气中游动的尘埃，连鬼怪也对我嘲笑。我虽然没有干宝的才学，却很喜欢搜集神异的故事；我的情趣很像在黄州的苏轼，喜欢听人谈鬼说怪。一听到什么就用笔记录，也就编成这本集子。长期以来，四面八方的朋友，又通过信函邮寄给我，因此聚集了很多好东西，积累也就更为丰富。更有趣的是：不是发生在未开化的地方的人和事，有的比发生在断发文身的蛮荒乡野之事更加离奇；近在眼睫毛前的事情，要比人的身首分离的西域之事还要怪诞。我被飞驰着的飘逸兴致所支配，狂放之处在所难免；长久地借这些故事寄托自己旷逸的情怀，别人认为我痴呆我也不在乎。诚恳的人，能否对我露出眯眯笑容呢？只是在五父衢道口，或许听了许多道听途说的东西；谈及三生石上旧精魂的故事，人们还能领悟一些前因后果。这些畅所欲言的话，有些不应该一律认为说话人不重要而抹杀掉。

我蒲松龄呱呱坠地时，先父曾梦见一个瘦弱的和尚，袒露右肩走进房里，拿着一块如钱两大块的膏药，圆圆地粘在两乳之间，先父醒时就是我蒲松龄诞生之际，果然我的两乳之间有颗黑痣契合了和尚的转托。还有：我从小羸弱多病，长大了命运也不如别人。家里门庭凄凉寂寞，养就我性格冷淡如同和尚；平时靠笔墨耕耘，境况萧条如同化缘时的空钵。我总是抓抓脑袋自己想道：难道和尚真的是我的前身吗？恐怕自己根性的所作所为制造出的烦恼，还未曾结出个转换人世或升上天界的正果；正像随风飘落似地，竟然成了一朵穿过篱笆掉在粪池的花。天地茫茫大道主宰，怎么可以说没有它的道理呢？只是我在半夜月昏星稀时刻，对着灯芯结花的暗光；在一片萧瑟的书斋里，书桌冷落地凝结成冰。我像收集腋毛做裘衣那样将一篇篇故事蒐集起来，企图续写一部《幽冥录》；一边喝酒一边写作，只写成这部《孤愤》式的著作。寄托情怀要这样来进行，也够悲哀的了。唉呀！在异常的霜天中的寒鸦冷雀，就算在树上抱窝也毫无温暖；对月伤怀的秋虫，只好靠在栏干边自己维持体热了。理解我的人，难道真要在幽深树林和黑暗关塞的阴间才有吗？

康熙己未年春日。

劳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闻劳山^①多仙人，负笈往游。登一顶，有观宇^②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团^③上，素发垂领，而神观爽迈。叩而与语，理甚玄妙。请师之，道士曰：“恐娇惰不能作苦。”答言：“能之。”其门人甚众，薄暮毕集；王俱与稽首，遂留观中。

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随众采樵。王谨受教。过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阴有归志。一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。日已暮，尚无灯烛。师乃剪纸如镜，粘壁间。俄顷，月明辉室，光鉴毫芒^④。诸门人环听奔走。一客曰：“良宵胜乐，不可不同。”乃于案上取壶酒，分贻^⑤诸徒，且嘱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遍给？遂各觅盎盂^⑥，竞饮先酬^⑦，惟恐樽尽；而往复挹注，竟不少减。心奇之。俄一客曰：“蒙赐月明之照，乃尔寂饮，何不呼嫦娥来？”乃以箸掷月中。见一美人，自光中出，初不盈尺；至地，遂与人等。纤腰秀项，翩翩作《霓裳舞》^⑧。已而歌曰：“仙仙乎！而还乎！而幽我于广寒乎^⑨！”其声清越，烈如箫管。歌毕，盘旋而起，跃登几上，惊顾之间，已复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“今宵最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钱我于月宫可乎？”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坐月中饮，须眉毕见，如影之在镜中。移时，月渐暗。门人燃烛来，则道士独坐，而客杳矣。几上看核尚存；壁上月，纸圆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“饮足乎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“足宜早寝，勿误樵苏。”众诺而退。王窃欣慕，归念遂息。

又一月，苦不可忍，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。心不能待，辞曰：“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慰求教之心。今阅两三月，不过早樵而暮归；弟子在家，未谙此苦。”道士笑曰：“我固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遣汝行。”王曰：“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技，此来为不负也。”道士问：“何术之求？”王曰：“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”道士笑而允之。乃传以诀，令自咒，毕，呼曰：“入之！”王面墙，不敢入。又曰：“试人之。”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“俯首骤入，勿遽巡！”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。及墙，虚若无物；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“归宜洁持，否则不验。”遂助资斧，遣之归。

抵家，自诩遇仙，坚壁所不能阻。妻不信。王效其作为，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头

触硬壁，蓦然而仆。妻扶视之，额上坟起如巨卵焉。妻揶揄之。王惭愤，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。

异史氏^⑩曰：“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；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，正复不少。今有佗父^⑪，喜疢毒而畏药石^⑫，遂有吮痂舐痔者^⑬，进宣威逞暴之术，以迎其旨。给之曰：‘执此术也以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’初试，未尝不小效，遂谓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，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，不止也。”

〔注释〕

① 劳山：即崂山，地处山东胶州湾东岸。

② 观宇：道教祀神的庙宇。

③ 蒲团：蒲叶编成的坐垫。

④ 毫芒：比喻纤细。毫，毫毛。芒，谷芒。

⑤ 赉 (lài)：赏赐。

⑥ 盎孟：罐盆之类。

⑦ 醕 (jiào)：干杯。

⑧ 《霓裳舞》：舞曲名，即《霓裳羽衣舞》。唐玄宗吸收西域音乐素材加以创作。

⑨ 广寒：即广寒宫，指月。唐玄宗梦游月宫见有“广寒清虚之府”题字。

⑩ 异史氏：作者自称。因所述多为怪异，是为异史。《聊斋志异》每篇末“异史氏曰”，是作者对所述之评论，仿自《史记》“太史公曰”。

⑪ 佗父：卑鄙的家伙。

⑫ 喜疢 (chèn) 毒而畏药石：疢毒，伤身的嗜欲。药石，治病的药物。语出《左传·襄二十三年》：“美疢不如恶石，疢之美，其毒滋多。”

⑬ 吮痂舐痔：谄媚行为。痂痔都是毒疮。语出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秦王有病，召医。破痂溃疽者得车一乘；舐痔者得车五乘。”

〔译文〕

本邑有个姓王的青年，兄弟中排行第七，是过世家子弟。少年时羡慕道术，听说劳山上有许多仙人，就背上书箱前去游学。他登上一座山顶，看见有个道观，十分幽静。观中有个道士正坐在蒲团上，他的白发下垂到衣领，精神仪态爽朗超迈。王生上前叩礼并跟他谈起来，他的话理深微奥妙。王生请求拜他为师，道士说：“恐怕你性情娇懒不能干苦活。”王生回答说：“能干。”这道士的门徒很多，到了傍晚全部会集；王生跟他们一一作揖行礼，于是就留在了观中。

第二天凌晨，那道士叫王生过去，给他一把斧头，令他跟随众门徒一起去砍柴。王生诚恳地接受了吩咐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他的手脚都长了层层硬皮，不能再忍受这般劳



勞山道士
 願學神仙一
 念癡狂新
 蘇州苦難持
 祇求投得
 穿窬術似此
 居心已
 可知

勞山道士 一 一

苦，暗中萌发了回家的念头。有一天黄昏回来，看见有两个客人跟道师一同喝酒。夕阳已经暗下来，还没有点上灯烛。道师就剪了一片如同镜子一样的纸块，将它贴在墙壁上面。眨眼之间，月亮照耀全室，光辉明彻连毫毛谷芒也能看清楚。许多门徒在周围听候差遣。一个客人说：“美好夜色如此快乐，不应该不一起享受。”于是他从桌上拿了一壶酒，分赐给各个门徒，并且叮嘱大家尽情喝醉。王生私下思忖：有七八个人，一壶酒能够每个人都有份？各个门徒正各自找来了罐盆，争着喝酒干杯，只担心酒樽被倒尽了；然而他们反复倾注，壶酒竟然一点没减少。王生心里感到很惊奇。一会儿，有一个客人说：“承蒙得到明月的照耀，可惜这么沉闷地喝酒，为什么不叫嫦娥下来呢？”于是他将筷子投进月亮里面。只见有个美女，从月光中走出来，刚显露时不足一尺来长；到达地面，就跟别人一个样了。她纤腰秀发，轻盈地跳起“霓裳羽衣舞”。跳完后接着唱歌，歌词说：“仙仙哪！你回来呀！你为什么幽闭我在广寒宫里呀！”她的歌声清彻悠扬，响亮得如同箫管的声音。她唱歌完了，旋转起来，跳上桌子，在别人惊疑顾盼的刹那间，已经恢复成筷子了。主客三人大笑。另外一个客人说：“今晚真快乐了，可惜已经不能再喝了。在月宫给我钱行可以吗？”三个人转移酒席，逐渐进入月亮里面。大家看见他们三个坐在月亮里面喝酒，连他们的胡子眉毛都看得很清楚，就像人影在镜子里一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月亮逐渐转暗。门徒点燃蜡烛过来，只剩道士独自坐着，客人已经消失了。桌上的鱼肉瓜果还有剩存；那墙壁上的月亮，只是一块像镜子一样的圆纸片罢了。道士问大家：“都喝够了吗？”大家都说：“喝够了。”道士吩咐说：“喝够了就该早点睡，别误了砍柴割草。”大家答应着就退下去。王生暗中欣喜羡慕，回家的念头也就打消了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劳苦没法忍受，但是道士并没有传授一招一术。王生感到不能再等下去，就向道师告辞说：“学生从数百里远道而来接受仙师的教诲，纵然不能学得长生不老的方术，哪怕能获得一丁点您所传授的东西，也就可以安慰自己求学的心愿了。如今经历了两三个月，总不离早出砍柴傍晚归来；学生在家的时候，从未熟习此类劳苦。”道士笑着说：“我早就说你不能承受劳苦，现在果然如此。明天早上就送你上路。”王生说：“学生参加劳动已经这么多日子了，请仙师稍为传授一点小技，也算不辜负此趟求学了。”道士就问：“你想求得什么方术呢？”王生说：“我总是看见仙师所到之处，就连墙壁也阻隔不了您，我只求得到这种法术就满足了。”道士笑着就同意了。于是将口诀告诉王生，让他自己念咒，念完后，他对王生大声叫道：“进去！”王生脸对着墙壁，不敢走进去。道士又说：“试试进去。”王生果然不紧不慢地进入，可到了墙壁就被阻止了。道士说：“低下头快步进入，不要游移不前！”王生果然在离墙壁几步的地方，直奔而入。到了墙壁，只觉得虚空好像没有任何东西；回头一看，果真已经身在墙外了。他高兴极了，走进房里感谢道士。道士说：“回家后应该恭敬

操持，否则就不灵验。”于是资助路费，让王生回家去。

王生到家后，自夸遇上了神仙，现在任何坚固的墙壁也无法阻挡他。他的妻子不相信。王生就重演他先前那套动作，在离墙几尺远的地方，直奔而入，一头撞在坚硬的墙壁，猛然扑倒。妻子上前扶起看他时，只见他的额头隆起一个如同鸡蛋大的疙瘩。妻子一边指着，一边讥笑他。王生恼羞成怒，直骂那老道士是无良之辈不已。

异史氏说：“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捧腹大笑的，然而人们不知道世上像王生的人，实在不少。假设现在有个卑鄙的家伙，嗜好病毒却害怕药物，以至甘愿给人舐吸毒疮，要是给他一点耀武扬威、肆虐强暴的法术，用来迎合他的心意。哄骗他说：‘掌握了这个法术来行事，就可以横行霸道毫无阻碍。’当他刚刚试行时，未尝没有一点效果，于是他就以为天下这么大，全都可以如法炮制了，直到弄得不撞在坚硬的墙壁上摔倒，他是不肯收手的。”

娇娜

孔生雪笠，圣裔^①也。为人蕴藉^②，工诗，有执友令天台^③，寄函招之。生往，令适卒。落拓^④不得归，寓普陀寺，佣为寺僧抄录。寺西百余步，有单先生第。先生故公子，以大讼萧条，眷口寡，移而乡居，宅遂旷焉。

一日，大雪崩腾，寂无行旅。偶过其门，一少年出，丰采甚都。见生，趋与为礼，略致慰问，即屈降临。生爱悦之，慨然从入。屋宇都不甚广，处处悉悬锦幕，壁上多古人书画。案头书一册，签云：“琅嬛琐记^⑤。”翻阅一过，俱目所未睹。生以居单第，意为第主，即亦不审官阀。少年细诘行踪，意怜之，劝设帐授徒。生叹曰：“羁旅之人，谁作曹丘^⑥者？”少年曰：“倘不以驽骀^⑦见斥，愿拜门墙^⑧。”生喜，不敢当师，请为友。便问：“宅何久旷？”答曰：“此为单府，曩以公子乡居，是宅久旷。仆，皇甫氏，祖居陕，以家宅焚于野火，暂借安顿。”生始知非单。当晚，谈笑甚欢，即留共榻。

味爽，即有僮子炽炭火于室。少年先起入内，生尚拥被坐。僮入曰：“太公来。”生惊起。一叟入，鬓发皤然，向生殷谢曰：“先生不弃顽儿，遂肯赐教。小子初学涂鸦，勿以友故，行辈视之也。”已，乃进锦衣一袭，貂帽、袜、履各一事。视生盥栉^⑨已，乃呼酒荐饌。几、榻、裙、衣，不知何名，光彩射目。酒数行，叟兴辞，曳杖而去。餐讫，公子呈课业，类皆古文词，并无时艺^⑩。问之，笑云：“仆不求进取也。”抵暮，更酌曰：“今夕尽欢，明日便不许矣。”呼僮曰：“视太公寝未。已寝，可暗唤香奴来。”僮去，先以绣囊将琵琶至。少顷，一婢入，红妆艳绝。公子命弹《湘妃》^⑪。婢以牙拨勾动，激扬哀烈，节拍不类凤闻。又命以巨觥行酒，三更始罢。

次日，早起共读。公子最慧，过目成咏，二三月后，命笔警绝。相约五日一饮，每饮必招香奴。一夕，酒酣气热，目注之。公子已会其意，曰：“此婢为老父所豢养。兄旷邈无家，我夙夜代筹久矣，行当为君谋一佳耦。”生曰：“如果惠好，必如香奴者。”公子笑曰：“君诚‘少所见而多所怪’者矣。以此为佳，君愿亦易足也。”居半载，生欲翱翔^⑫郊郭，至门，则双扉外扃。问之，公子曰：“家君恐交游纷意念，故谢客耳。”生亦安之。

时盛暑溽热，移斋园亭。生胸间肿起如桃，一夜如碗，痛楚呻吟。公子朝夕省视，

眠食都废。又数日，创剧，益绝食饮。太公亦正，相对太息。公子曰：“儿前夜思先生清恙，娇娜妹子能疗之。遣人于外祖母处呼令归，何久不至？”俄，僮入曰：“娜姑至，姨与松姑同来。”父子疾趋入内。少间，引妹来视生。年约十三四，娇波流慧，细柳生姿。生望见颜色，嗻呻顿忘，精神为之一爽。公子便言：“此兄良友，不啻同胞也，妹子好医之。”女乃敛羞容，揄长袖，就榻诊视。把握之间，觉芳气胜兰。女笑曰：“宜有是疾，心脉动矣。然症虽危，可治；但肤块已凝，非伐皮削肉不可。”乃脱臂上金钏安患处，徐徐按下之。创突起寸许，高出钏外，而根际余肿，尽束在内，不似前如碗阔矣。乃一手启罗襟，解佩刀，刃薄于纸，把钏握刀，轻轻附根而割。紫血流溢，沾染床席。生贪近娇姿，不惟不觉其苦，且恐速竣割事，偃傍不久。未几，割断腐肉，团团然如树上削下之瘿^⑤。又呼水来，为洗割处，口吐红丸如弹大，着肉上，按令旋转：才一周，觉热火蒸腾；再一周，习习作痒；三周已，遍体清凉，沁入骨髓。女收丸入咽，曰：“愈矣。”趋步出。生跃起走谢，沉痾^⑥若失。而悬想容辉，苦不自已。

自是废卷痴坐，无复聊赖。公子已窥之，曰：“弟为兄物色，得一佳耦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亦弟眷属。”生凝思良久，但云：“勿须。”面壁吟曰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^⑦。”公子会其旨，曰：“家君仰慕鸿才，常欲附为婚姻。但止一少妹，齿太稚。有姨女阿松，年十八矣，颇不粗陋。如不见信，松姊日涉园亭，伺前厢，可望见之。”生如其教，果见娇娜偕丽人来，画黛弯蛾，莲钩蹴风，与娇娜相伯仲^⑧也。生大悦，请公子作伐^⑨。公子异日自内出，贺曰：“谐矣。”乃除别院，为生成礼。是夕，鼓吹阗咽，尘落漫飞，似望中仙人，忽同衾幄，遂疑广寒宫殿，未必在云霄矣。合卺^⑩之后，甚愜心怀。

一夕，公子谓生曰：“切磋之惠，无日可以忘之。近单公子解讼归，索宅甚急。意将弃此而西。势难复聚，因而离绪萦怀。”生愿从之而去。公子劝还乡闾，生难之。公子曰：“勿虑，可即送君行。”无何，太公引松娘至，以黄金百两赠生。公子以左右手与生夫妇相把握，嘱闭眸勿视。飘然履空，但觉耳际风鸣。久之曰：“至矣。”启目，果见故里。始知公子非人。喜叩家门。母出非望，又睹美妇，才共欣慰。及回顾，则公子逝矣。

松娘事姑孝；艳色贤名，声闻遐迩。后生举进士，授延安司李^⑪，携家之任。母以道远不行。松娘举一男，名小宦。生以迂直指^⑫罢官，诿碍^⑬不得归。偶猎郊野，逢一美少年，跨骊驹，频频瞻顾。细视，则皇甫公子也。揽辔停骖^⑭，悲喜交至。邀生去，至一村，树木浓昏，荫翳天日。入其家，则金沔浮钉^⑮，宛然世家。问妹子，则嫁；岳母，已亡。深相感悼。经宿别去，偕妻同返。娇娜亦至，抱生子掇提而弄曰：“姊姊乱吾

种矣。”生拜谢曩德。笑曰：“姊夫贵矣。创口已合，未忘痛耶？”妹夫吴郎，亦来拜谒，信宿乃去。

一日，公子有忧色，谓生曰：“天降凶殃，能相救否？”生不知何事，但锐自任。公子趋出，招一家俱入，罗拜堂上。生大骇，亟问。公子曰：“余非人类，狐也。今有雷霆之劫。君肯以身赴难，一门可望生全；不然，请抱子而行，无相累。”生矢共生死。乃使仗剑于门，嘱曰：“雷霆袭击，勿动也。”生如所教。果见阴云昼暝，昏黑如昏①。回视旧居，无复闲闲②；惟见高冢岿然，巨穴无底。方错愕间，霹雳一声，摆簸山岳；急雨狂风，老树为拔。生目眩耳聩，屹不少动。忽于繁烟黑絮之中，见一鬼物，利喙长爪，自穴攫一人出，随烟直上。瞥睹衣履，念似娇娜。乃急跃离地，以剑击之，随手堕落。忽而崩雷暴作，生仆，遂毙。

少间，晴霁，娇娜已能自苏，见生死于旁，大哭曰：“孔郎为我而死，我何生矣！”松娘亦出，共舁③生归。娇娜使松娘捧其首，兄以金簪拔其齿，自乃撮其颐，以舌度红丸入，又接吻而呵之。红丸随气入喉，格格作响。移时，醒然而苏。见眷口满前，恍如梦寐。于是一门团圆，惊定而喜。生以幽圻不可久居，议同旋里。满堂交赞，惟娇娜不乐。生请与吴郎俱，又虑翁媪不肯离幼子，终日议不果。忽吴家一小奴，汗流气促而至。惊致研诘，则吴郎家亦同日遭劫，一门俱没④。娇娜顿足悲伤，涕不可止。共慰劝之，而同归之计遂决。

生入城勾当数日，遂连夜趣装。既归，以闲园寓公子，恒反关之；生及松娘至，始发扃。生与公子兄妹，棋酒谈宴，若一家然。小宦长成，貌韶秀，有狐意。出游都市，共知为狐儿也。

异史氏曰：“余于孔生，不羨其得艳妻，而羨其得腻友也。观其容，可以忘饥；听其声，可以解颐。得此良友，时一谈宴，则‘色授魂与’，尤胜于‘颠倒衣裳’⑤矣。”

[注释]

- ①圣裔：孔子的后代。孔子被历代尊为“至圣”。
- ②蕴藉：有涵养，儒雅风流。
- ③令天台：令，作县令。天台，浙江县名。
- ④落拓：潦倒。
- ⑤“琅嬛琐记”：元人伊世珍作《琅嬛记》，托西晋张华曾游仙境“琅嬛福地”，阅各种奇书。
- ⑥曹丘：复姓，指汉代曹丘生，他到处赞扬季布，季布因此享有盛名。事见《史记·季布列传》。